

## 千步村纪事

□ 谢广军

沿里运河向东数十里，在下河中段的西南侧，有个村子叫千步。那里河网密布，道路纵横，花树似锦，庄稼如海，楼台掩映，果蔬飘香。

千步最早何时有人居住虽无从考证，但毗邻的青墩村，是良渚文化的支脉——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在地。该遗址的发掘，将江淮平原的历史推到6000年前。时至今日，千步及周边仍有考古发现，出土一些兽骨制品和石器。村里的语言，可见古汉语的影子，比如，称锅盖为“釜冠”、称东西为“呆戾”，等等。

过去，千步人无论是迎新娘、交公粮，还是运物资、扒河泥等，无一不是用船。小船以槳推动，轻舟划出水纹，富有节奏地前行。大船也就十多吨，张帆引风、篙撑棹摇，驶来之时，船夫号子声声，河上白帆点点，孩子们飞奔到坝上，富有节奏地和唱船夫号音，“哟哟哟哟，加劲摇啊，快点跑啊，前头就是千步桥……”上世纪70年代，轮机船驶入千步，政府出资开通汽轮专线，方便人们出行。渐渐地，千步有了公路，小汽轮又停了运，曾经风光无限的码头渐渐被荒草掩盖。如今不远的地方，汽车飞驰，“高铁”如同白光掠过。

发达的水系巩固了水稻作为主要农作物的地位。绵绵春雨中，燕子归来，人们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，或驱牛把犁，或引水灌田，或平整地，或布撒秧种，呈现出动感十足的春耕图景。水稻从播到收需要半年，收成既要靠天，还得付出辛劳。在水稻季，千步人多在田间地头栽秧、薅草或收割，无论烈日暴雨。害虫则是以灯诱捕、用手捉拿，如今六十岁左右的村人，大都有在生产队“抓害虫、拿工分”的经历。脱粒全靠体力，青壮年们抡起稻把往石碾子上摔打，几把过后即大汗淋漓。而灌溉尤其辛苦，需用水车引水，一根粗粗的木头上，均匀地套牢七八个滚轮，每个滚轮四周安上脚踏板，木头的一端以轴承固定于地，另一端与河上水车相连，每当脚踏滚轮转动木头，水车随之转动，将河水通过水槽输送至田间。五六个人踩上叭响，尚不能引来三四亩的用水，所以水车上总是驮着蹒跚水之人，遇上大旱之年，水车日夜作响，一刻不停。至上世纪60年代，终于用上小型抽水机，人们看着河水从抽水筒里哗哗流出，《社会主义好》的歌儿脱口而出。

而如今的千步，杂交水稻代替了原始品种，稻谷寄种代替了播种育苗，无人机治虫代替了灯诱手捕，大型机械一体化收割代替了“刀子割、人捧谷”，在机器轰鸣声中，地里站着的稻子就如魔法一般变成了晶莹的大米。灌溉也不再让人头疼，电闸轻推，抽水机呜呜作响，“水龙”随之喷涌而出，流向广袤的田野。在春天的绿色、秋天的金黄里，“五一农场”“家禾农场”的招牌格外醒目，人们享受着收获，还把粮食、蔬菜和瓜果的生意做到了海内外。

黑土地养育着千步人，而红色根脉则挺起了千步人的脊梁。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大部转战苏北东进抗日，在当地成立联合抗日政府，村民们倾其所有，送钱送物到部队、送夫送儿去参军，不足3000人的小村，投身抗日者十之八九，兵民合力取得了曹庄、墩头战役胜利，粉碎了日伪军“清乡”“扫荡”的图谋，巩固了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。

在众多抗战事迹中，“断桥擒敌”的故事流传最广。1941年冬的一个晚上，盘踞在花园镇的日伪军，趁着夜色掩护朝千步方向猛扑，企图对我抗日民主干部下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身为抗日联合会成员的3名妇女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拼尽全力用绳索拉倒通向千步的木桥，桥上的敌人如同下饺子一般，扑通、扑通坠入冰河，或被淹死，或被兵民生擒活捉，只有少数几人爬到岸上狼狈南逃。如今，女英雄们断桥之处，已建成双向车道的千步大桥，桥下清流滚滚东流。

为铭记抗战功勋、抚慰英烈忠魂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国家在千步修建新四军抗联烈士陵园，隆重安葬161名革命烈士。陵园位于村于东北角，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抗日遗迹保护单位。园外流水淙淙，园内松柏苍翠，大门上方“浩气长存”四个大字熠熠生辉，表门两侧镌刻着原“联抗”部队司令员黄逸峰题写的对联——“保卫地方国家抛却头颅洒尽热血，效忠民主真理做下榜样留得其名”，高耸的纪念碑上，“新四军抗联烈士纪念碑”十个大字，则由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题写。每逢清明，人们自发前往凭吊，“牢记历史、珍爱和平”铭记在一代代人心上。

千步人坚贞，也很崇德。紧挨千步大桥，有个“奶奶山”，此“山”在当地乃“庙”的意思。很久以前，那里的庙中住着一位得道的师父，她弘善善良、宽厚仁慈，百姓每有困难，都会倾力相助，一生收养孤儿近百人，接济村民无数，当地人亲切地称她“庙里奶奶”。虽然庙宇毁于战火，但“庙里奶奶”的精神，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千步人。每年农历三月初三，当地都会举办盛大庙会，纪念没有留下姓名的奶奶，激励后来者“存好心、做好事”，造福社会、建设家乡。

悠悠数千年，代代续春秋。在千步的土地上，虽然没有波澜壮阔、激荡风云的过往，但她是一面镜子、一个缩影，行进在历史的车轮之间。农民从旧时遭压迫受剥削，到联产承包、农场化种植，一步步走进新农村的天地。孩子们从不起学、念不起书，到拿起课本识字断文、参加义务教育，再到上大学、读硕博，一个个走向知识的海洋。老人从无医可求、无钱可医，到医院送医下乡、参加合作医疗，再到在家门口看病、保险赔付费用，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。夜幕降临，年轻人活跃在篮球场、健身房和学习室，老人们打起传统的海安花鼓，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。

漫步千步大地，徜徉画卷之间。亚热带季风轻轻吹过，黄海上空的白云缓缓飘来，晨曦温暖抚摸，露水轻沾衣袖，鸟儿叽叽喳喳、陌上花儿正开……

## 好好过个端午节

□ 李 晓

端午，在天幕里闪烁着温润的光晕。端午节快来了，我妈就开始忙碌开了，一大堆杂乱的事情在那里堆着，我像拆打结的毛线团一样，一团线一团线地去理清，过后又有一种满足的舒坦。

我妈端午要做的事情，比如用老家村子里的竹蒸笼蒸粽子，首先把放在偏房里的蒸笼拿出来洗净，准备糯米、红糖、红豆、枣子、花生……这些食材，我妈要老家村子里产的，粽叶也要老家侯家包院子里长的，这样蒸出来的粽子，才有当年老家那种最地道的味儿。

我妈进城以后这些年，在端午那天一大早，她就开始用传统古法蒸粽子了。锅里水汽腾腾，大蒸笼里盛满了饱满憨实的粽子。有一年端午节，我妈蒸了一笼粽子，我爸连一个粽子也没吃完就翻了翻白眼。我妈说，老头子，你胃口大点嘛。我说说，你以为我才五十岁啊。早些年，我爸可以一口气吃上六七十个粽子，吃得饱嗝连天了，我妈还鼓励说，再来一个再来一个，直到我爸吃得几乎挪不动脚步了，瘫坐在那里，显出对人生满足后的疲惫之态。

粽子吃不完，我妈就忙乎着给小院里楼上下下的邻居送粽子。我妈佝偻着身子，还陪着笑，挨家挨户敲门，轻声问：“有人么？”那户人家探出头来，一看又是我妈来送粽子，客气地收下，还喊我妈进屋里去坐坐。

当初进城，我妈特别不适应城里人一回家就砰的一声关上门，那刺耳的声音仿佛把我

狠狠地推了一个趔趄。我妈就用在我老家村子里古道热肠的心，把整栋楼的人起了一层厚茧的心，一颗一颗给焐热了。我妈真有一个老母鸡的慈善心肠，见一个鸡蛋，都有骑上去孵一孵的愿望。后来，小区楼上楼下人家关门的声音都变轻了，吃饭时，还常常敞开门，哪家有啥好吃的，端着菜碗送上一份分享一下。

这些年来，一些传统节日的味道，在城里似乎变得淡了，如一杯茶泡了又泡，却又舍不得倒掉杯子里浸泡已久的老茶叶。那些年在老家村子里，过节最大的奢望就是满足几顿口腹之欢，很多时候过节，就是对美味食物的念想与召唤。但而今对食物的守候，早已经没了那些年的热情，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困扰着城里人。过节的憧憬也如昨夜星辰闪烁，天边的星星隐藏在云层里了。

我也常叹息，过节的气氛淡了。我妈就是不服气，质问我爸，哪里淡了嘛，是你人老糊涂了。前年端午节，我爸拷问我妈：“你晓得端午节是怎么来的么？”我妈从厨房出来，拍打着围裙说：“端午节就是端午，有个啥来历？”于是我爸的那点文化就派上用场了，他跟我妈讲了端午的来历，说就是为了纪念沉江自杀的屈原设立了端午节。我妈糊涂了，人死了，后人还吃粽子来纪念啊，这不是幸灾乐祸嘛。我爸叹了一口气对我妈说：“哎，像你这样胡扯，历史学家也跟你说不清。”我妈又问：“你说屈原抱着一块石头沉江自杀，那他在水里憋坏了，不晓得浮起来啊。”我爸说：“屈原身上的石头，他用绳子捆

绑着。”我妈点点头说：“哦！”她似乎弄明白了，又跟了一句：“看来屈原是成心要去自杀了。”

我感觉我爸把严肃深沉的历史，就这样给戏说了。不过我爸一直是一个严谨的人，他表情凝重，对人说一向是语重心长的诚恳。

我妈弄不明白传统节日的来历，但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春节，这些节日来临前，我妈无论在乡下，还是在城里，都要认认真真操办一次。清明，给先人烧冥钱，端午蒸粽子，中秋做老月饼，过年为了除夕晚上的团圆宴，更是从腊月就开始忙得团团转了。这些节日，都不下了一大桌丰盛的家常菜，有时也用来款待邻居亲友。这桌飘香的饭菜，也是我打开一扇家门种下的密码，是灯花摇曳里接头的信号。

文友张玉毛说，我们的生活是一块粗布，只用很少的一点来缝制欢喜幸福，其余都变成了对付生活残渣的抹布。灰尘滚滚的行走中，我停顿下来，望一望我妈在节日里磨盘一样缓缓转动的身影，我突然明白了，这些节日里的忙碌，对我妈来说，是一种不会停下来的仪式，这种仪式抚慰着她的心。因为我妈的心里啊，有一个嗷嗷待哺的黑洞，那黑洞里，有对孩子亲人们归来的殷殷等待，有对邻里人家表达和睦关系的真切心情。

今年端午，家里少了一个人，他是我那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爸。但我还是好好过一个端午节，我的人生，还有来路，我妈还健康康活着呐。多陪陪您，妈妈，有您在的端午，人世美好安宁。



龙舟缥缈摇红影  
张成林 摄

## 瓶供菖蒲端午景

□ 路来森

端午时节，菖蒲花，应时而开。开在水岸边，开在浅水中。花，多为金黄色，是一种明净的黄色，让人想到天空的明丽，想到初夏的和煦。而蒲叶，则是细长细长，片片耸立，直刺天空，如一把把锋利的绿色之剑。所以，中国人时才因时令而联想，因形状而赋意，给予菖蒲花一些特殊的内涵。

比如，端午时节，家家户户门楣上要插艾草，插菖蒲。据说，都是为了“辟邪”，然则，插菖蒲，为什么就能辟邪呢？

《本草纲目》曰：“菖蒲，一名水剑。”因为“叶片如剑”，也就有人干脆称呼菖蒲的叶片为“蒲剑”。吴曼云《江乡节物小序》云：“蒲剑，截蒲为之，利以杀鬼，醉舞婆娑，老魅亦当退避。”这虽然很有些“想当然”，但端午之所以插菖蒲的缘故，却是讲得很明白了。

古人，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的“荒谬”性，所以，就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，戏语之中，略带嘲弄之意：“破他鬼胆试新酬，三尺光莹石上青。

醉里偶然歌斫地，只怜杨柳易先零。”

以蒲为剑，能否真的杀鬼，不得而知；不过，醉舞之下，以“剑”斫地，蒲剑易碎，却是必然的了。

端午时节，饮“菖蒲酒”。《岁时杂记》：“端午，以菖蒲或续或屑泛酒。”该书，又引“坡词注”：“近世（唐五代以来）五月初五日，以菖蒲渍酒而饮。”一直到清末民初，饮菖蒲酒，已然成为一种习俗。

不过，这和“蒲剑”的“想当然”不同，端午饮“菖蒲酒”，是有一定的医学依据的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曰：“菖蒲，治三十六风，一十二痹，通血脉，治骨痿，久服耳目聪明。”更早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则曰：“菖蒲可以延年。”

不过，我更感兴趣的，还是顾禄在其《清嘉录》中，对菖蒲端午用途的一条记载：“五日，俗称端午。瓶供蜀葵、石榴、蒲蓬（蒲），是指菖蒲；‘蓬’，是指飞蓬”等物，妇女簪艾叶、榴花，号为“端午景”。不是“辟邪”，不是“治病”，而是“瓶供”，作为端午“一景”。顾禄《清嘉录》，是记

吴中“岁时节物”的，所记风物，从地域上看，主要是指今之苏州一带。蜀葵、石榴、菖蒲，是五月应时之花，故而以之“清供”，就极大地彰显了时令之美的特色。

我在这里面，看到了旧时苏州人的一份风雅。苏州，属于水乡，想来浅水、岸边，菖蒲花是无处不在的。清晨踏青行走，顺手掐几枝菖蒲花，带回家，找一只青花瓷瓶，将掐下的菖蒲花，清水供于案头，叶绿花黄，青花瓷瓶“天青色等烟雨”，让几枝菖蒲花，氤氲其中，这是怎样的一道风景？又是怎样的一种美感？

回眸一望，看一眼，你就记住了这个端午，你就记住了这个五月。你甚至，迅速地，就联想到家乡的那条小溪，还有溪岸边，开满一地的金灿灿的菖蒲花。

天蓝蓝，水清清；叶绿绿，花灿灿；水映蓝天，花影水中，浮光掠影，和谐生趣，溢美。

你会觉得：这个五月，可真是明媚到了极点；这个端午，可真是风情到了极点——因了这几支瓶供的菖蒲花。

## 五月春风里，那一口鲜活的滋味

□ 王传珍

星期天的早上，我在公园散步。路的另一侧是长江的支流。正值初夏，河流平缓，微波荡漾。沿着江边湿地长满野生植物，高挑的茎秆随江风摇摆，细长的叶子窸窣有声，在远处林间有不知名的鸟儿啼鸣和悦耳，轻盈细碎的自然乐章，恍然置身童年乡野间。

我仔细看了看，那植物可不就是用来包粽子的粽箬？粽箬是一种湿地野生植物，它的茎中空细长，叶子整体呈扁圆形，叶根稍宽，越往叶尖处越窄长。箬叶一面有细小白绒毛，手感略粗糙，另一面青绿光滑，我们用这光滑面包裹糯米，植物的清香更加容易释放。里下河稻米特有的醇厚质感混合在植物的清新柔和中，让平常简单的食物有了层次感。

五月春风里，咬一口糯香的粽子尖角，舌尖上流动着食物自带的天然甜味。闭上眼体会，粽子里有温暖的阳光，有绿树浓荫，鲜粽箬在清水里荡漾，圆白的糯米饱满丰腴，都是土地给人的恩赐。这一切又意味生生不息的季节更迭，昭示夏天的到来。

记忆里的初夏，似乎都是从裹粽子的那一天开始的。

那一日阳光很好。门前竹篮里盛放着一蓬从河边箬竹摘下来的，带着露珠的箬叶，妈妈用井水冲洗箬叶，锅里架起柴火，水开后下箬叶焯水。在热气氤氲中，锋芒毕露的箬叶身逐渐渐柔软。捞出放进装了清水的大木盆里，温度转换间，绿叶褪去生涩，变得温润起来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植物清香。

糯米在从前的里下河水乡，是一种奢侈的食物。因为产量低，种植成本高，所以每年只种很少一点，在特殊的日子才能吃到。小时候谁家坐月子的身体虚弱，或者是小孩子积食胃口不好吃下饭，这时，最方便滋补的方法就是用小拙瓷锅熬一锅糯米粥。熬好后的糯米粥加红糖稍加搅拌，红白相间，汤稠味甘，色泽半润。一碗红糖糯米粥下肚，由食物而生的满足感久久萦绕在舌间。

如果红糖糯米粥是标配，那猪肚糯米汤就是豪华升级版。农村人家年底杀猪卖肉，猪肚猪蹄留作自己吃。这时候最值得期待就是猪肚糯米饭了。

糯米洗净提前泡半小时，加入盐、酱油和食用油，再就地取材，放入少许青豌豆和胡萝卜，以丰富颜色和均衡营养。这些拌匀后灌入提前清洗干净的猪肚里，猪肚两头用绳子扎紧，大锅加水漫过猪肚，放入葱结和姜片，焖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出锅了。用刀切开后，猪肚紧裹糯米，软香脆滑爽口，既可充饥又是一顿不可多得的滋补品。古书《纲目》中就有猪肚糯米治虚劳不足的记载：“糯米入猪肚内蒸干，捣作丸子，日日服之。”

而糯米遇上粽箬，便开启成为粽子的旅程。奶奶坐在院里，脚下一字排开的碗里有红豆、蜜枣。我负责帮帮手，把大木盆里的粽箬按大小分开摆放。大的用来做“壳”，小的封口。奶奶拿起两片大粽叶，左手虎口捏紧叶子根部，右手捏着叶子另一端轻轻翻转，粽箬呈

漏斗状。舀一把圆白的糯米倒进箬叶漏斗、压实，我拣起一片稍小的叶子，奶奶接过去插在开口边，沿着棱角绕好。她用牙咬住棉线一端，眯着眼睛右手拽住线的另一端，在粽身上左右绕两圈，再打个活结，一只粽子就完成了。白棉线扎的是白米粽，青色的是红豆粽，红线是蜜枣粽，挤挤挨挨倒进大锅里煮上。奶奶包的粽子大而紧实，时间炖得越久，越是棱角分明。这样的粽子，可以保存很久不变质。

吃白米粽，用尖角蘸一口白砂糖，精华聚在那小小的粽角上。红豆和蜜枣粽，有点像拆盲盒寻宝，不知道第几口会吃到豆香味和甜味。不管是什么馅的粽子，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，珍惜和粽子一年仅有几次的相遇！剩下的粽箬和棉线可别扔，奶奶也会搜集起来，放到清水里洗净晒干，留待下一次包粽子用。

箬竹勾起味蕾回忆，吃粽子的乐趣就在于那一口鲜活的滋味，这是超市冷冻柜里的粽子无法复制的童年美味。

一把青箬叶包裹起糯米，满足口腹的同时，也给了身在城市、心却向往故乡的人们以精神慰藉。

## 夏收

□ 靳小华

麦子把自己坚硬的胡须刺向天空  
饱满的麦粒披着金黄的铠甲  
未除尽的稗草时日不多  
却还昂着高人一等的头颅  
田畦上的蚕豆挺着多胞胎的肚子  
任热风拂拂揉揉  
陪麦子慢慢地变老  
小田里秧苗在布谷鸟的催促下  
开始泛绿  
凝视着麦子更广阔的田畴

白色的鹅灰色的鸭在院子里闲庭信步  
父亲把镰刀锄头反复打磨  
直到冷冷的寒光在刀刃上闪烁  
粽子抱着一窝鸡蛋正在锅里上色  
芦叶的清香在裤隙里升腾  
端午节遇到农忙  
是巧还是偶遇  
父亲母亲还挑几个粽子开镰收割  
节省了在灶头忙活的时间  
每颗粮食真的饱含着他们辛劳的汗水

如果现在还活着  
那是另外一种情景  
在别墅吃着粽子  
收割机在门窗的玻璃上穿梭

## 云上的笛声

□ 刘玉宝

海事局西侧绿地，常年有人吹奏乐器，或小号，或萨克斯，闹中取静，可谓风景这边独好。开始习以为常，并未上心。直到有天一阵清亮的笛声打破湖边的寻常，我的心便随着笛音飞向了遥远的故乡。

“乡心旅思何人会，芦苇萧萧一笛幽。”小时候，家里藏有一支长笛，父亲偶尔会拿出来吹奏一曲。虽是寻常，自己却说不出欢喜。因为，关于那支笛子的传说，打小就种进了心里，岁月渐长却历久弥新。那是一位住在过去村边的老居士送给父亲的，村庙很早就被扒掉了，但笛子却一直被父亲珍藏着。无论是在过去贫穷的日子里，还是在后来进入小康生活，只要那支笛子吹奏，附近乡邻都能听见。那美妙的旋律，让成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乡亲们多了些许浪漫，多了些许乐趣。因此，不管是原先老居士的吹奏，还是后来父亲的吹奏，都会引来行人驻足，引来乡邻赞不绝口。

记忆里，吹笛子是父亲的一项爱好，就像他没事喜欢拉二胡一样，时常就会摸出来吹奏一番，对笛子也是情有独钟。然而，我不喜欢二胡，总觉得曲调大悲，听了压抑；倒是笛子，只要听见那嘹亮的笛声，心就会像鸟儿一样飞翔，飞到九霄云外，飞到想去的一切地方。有时，我也会拿过笛子摸一摸，父亲看见就会帮我贴上笛膜，然后教我吹一会。然而，响是响了，独不成调。屡次尝试，屡次失败，自觉没有这个天赋，最终也就放弃了。

有一次去滁州琅琊山游玩，醉翁亭前遇见一位穿长袍的先生，手持一支足有一米长的笛子，随即上前攀谈，请教我不能为我们吹奏一曲。他问我们来自哪里，我们说来自镇江。他说有缘，他手里的笛子就来自镇江，问我认不认识常敦明？我说不认识但知道这个人了不起，我儿子的师傅常去拜访他，也常带儿子去他那里买笛子。常敦明是扬州人，笛子制作大师。他一听乐了，说你来自镇江，镇江地属江南，我就为你吹一曲《姑苏行》，说完将沉沉的笛子送到唇边，音乐顿时流淌出来，清脆婉转，悠扬欢快。可以说，除了在唱机里听过那么美妙的音乐，现实中还是头一次听见那么深情的笛声。“夜凉吹笛千山月，路暗迷人百种花。”堪醉！

一根不起眼的竹子，到了音乐家那里，就能传出美妙的声音，不能不说古人心思巧妙。数千年的历史也有笛子一席之地，是不是很神奇？笛子吹奏讲究气、指、唇、舌协调，尤其需要练气。我曾经认为笛子吹得好的人肚子会大，这大概是误解。你想过去有许多修行人仙风道骨练就的就是一口丹田气，也没有见肚子大啊？

我喜欢笛子，只是怎么也学不会，就因为不会用气。而因为喜欢笛子，就让孩子学笛子，也算间接满足了自己对笛子的热爱。儿子天资聪颖，还在上小学三年级时，就考过了笛子八级，也算弥补了我先天不足的遗憾。随着儿子学习的进阶，家里的笛子种类也越来越多，什么C调、D调、F调，长笛、短笛，粗笛、细笛，不一而足。

可惜，儿子后来功课紧张荒废了笛子，空空笛子落尘。每当手抚那些笛子，就会想曲不离口的古训多么深刻。喜欢笛子的人很多，以前看绘画最喜欢就是牧童骑在牛背上，手持一支长笛，边放牧边吹奏，那叫一个美！

初夏雨后，笛音破空，该是一种怎样的享受啊。生活在那样的一种世界，才拥有最天蓝烂漫、最纯粹、最不会老去的时光……

